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
第三十三回 設陰謀惡化梁百萬 發慈悲戲耍張妙興

話說濟公正自喊嚷化緣。見梁員外從內院出來，說：“甚麼人在我門首喧嘩？”和尚過去，先打一問訊，然後說：“員外要問，是我和尚，從此路過，久仰員外是個善人，我一看這所宅院，犯五鬼飛廉煞，家中定有病人，我要給淨宅除煞，退鬼治病。一到你這門首，這些家人先問我要門包。我說我又不是來求員外，哪裏有門包給你？因此爭吵起來。”梁員外一聽，說：“這些奴才！不知在門首做了多少弊端？”家人說：“員外不是，他來到這裏，先說化緣。”就把上項之事，也學說一回。員外也不理論，問：“和尚‘寶刹’在哪裏廣？”和尚說：“我在杭城西湖靈隱寺。我名道濟，謚言傳濟顛僧就是我。”梁員外看和尚那樣，半信半疑，說：“既是濟公慈悲，隨我來。”濟公跟著員外，一直來到裏面上房東裏間。濟公見炕上躺著公子梁士元，昏迷不醒，兩旁有許多婆子家人伺候。梁員外忙說道：“兒呀！梁士元醒來！”連叫數聲，見梁士元昏昏沉沉，人事不知，連頭也不抬。濟公說：“員外不便著急。我叫他說兩句話，吃點東西，少時立刻見效。”老員外甚喜，說：“既得如是，聖僧慈悲慈悲罷。”羅漢爺伸手把帽子摘下，叫人把梁士元扶起來，慢慢把帽子給他戴上，口唸六字真言：“唵嘛呢叭咪吽！唵敕令赫！”見梁士元慢慢把眼睜開，嘆出一口氣來，說：來人，給我點水喝。”老員外一看，甚為喜悅，連連稱好。和尚說：“沖這一手，值你一頓飯不值？”梁員外說：“聖僧何出此言？慢說一頓飯，就是我常常供奉你老人家，也是應當的。”和尚說：“那倒不必。”員外說：“聖僧你要吃甚麼？叫他們預備。”和尚說：“你把你們管廚的叫來，我告訴他。”家人去把廚子叫來。和尚說：“你去預備糖拌蜜餞、乾鮮果品、冷葷熱炒，一桌上等高擺海味席，就在這外間屋中吃。”廚子答應。本是大富貴人家，一應的東西俱都現成，家人擺設桌凳，少時廚子菜已齊備。

員外請和尚上座吃酒，老員外旁邊陪著開懷暢飲。老員外心說：“和尚這個帽子倒不錯，比甚麼靈丹妙藥都強。我問他要多少錢，把帽子留下，給我兒戴。”員外見梁士元在屋中也說出話來，要喝糖水，要吃東西，心中甚悅。員外說：“聖僧的妙法，果然是手到病除。”和尚說：“員外，你瞧我這帽子好不好？”員外說：“好。”和尚說：“好可是好，我打算找個主兒，把它賣了。”員外一聽，心中歡喜，說：“和尚，你要賣多少錢？我留下。”濟公說：“員外要留下好辦，把你這分家業買賣房產地業給我，我把帽子給你。”老員外一聽，連連搖頭說：“我買不起。”說著話，家人把菜上齊，員外陪著和尚喝酒。

和尚說：“員外，你把你們上看門的那位管家叫來，我有話說。”員外當時吩咐家人叫去，少時來到裏面說：“員外叫我有何吩咐？”和尚說：“我方纔說要吃上等高擺海味席，乾鮮果品、冷葷熱炒、糖拌蜜餞，叫你們員外陪著我。你瞧我沒說錯罷？對得起你。”家人說：“是。”和尚說：“員外你還得慈悲，我還帶著三個跟班的在外頭等著，沒吃酒呢。”員外吩咐請進，預備酒席。家人心說：“他還有跟班的？連他都沒有整衣裳，他的跟班的必然更窮了。”想著，來到外面喊嚷：“哪個是跟窮和尚來的？”高國泰說：“是我。”家人一看，是一位儒流秀士打扮，俊品人物，一表非常，穿的甚是整齊。家人說：“還有二位在哪裏？”蘇祿、馮順二人過來說：“我們也是跟和尚的。”梁福一看，這二人更闊了。本來蘇祿是蘇北山的家人，穿的更齊整。梁福心裏說：“和尚有錢，全打扮了跟班的。”趕緊把三位讓到門房，擺上酒席，讓三個人吃飯。裏面老員外陪著和尚喝酒，說閑話。

正在高談闊論之際，外面進來一個家人，走在員外耳邊，說話不敢叫和尚聽見：“回稟員外，道爺來了。”這一句話不打緊，梁員外為了難。有心陪著和尚說話，又怕老道挑了眼走了；有心走出迎接老道，應酬老道，又怕和尚挑了眼。老員外的心思，誰也不肯得罪，不拘和尚老道，誰把他兒病給治好了，老員外都要謝的。自己正在心中為難。和尚說：“員外，你必是來了親戚，你倒不必拘束。”這一句話，把老員外提醒。員外說：“是。”和尚說：“你去應酬親戚要緊，多一半還不是外人，許是你小姨子來了。”老員外一笑站起，吩咐家人給聖僧斟酒，“我去看看，少時我就來陪聖僧喝酒。”說罷站起奔外書房來。

這院中是小四合房三間，西配房作外書房。老員外進到書房一看，見老道早已進來坐定，有家人在一旁獻茶。梁員外趕緊行禮說：“仙長駕到，未曾遠迎，面前恕罪。”老道說：“員外說哪裏話來，知己勿敘套言。”梁員外趕緊吩咐擺酒，問：“老道用葷用素？”張妙興說：“葷素皆可。”家人擦抹桌案，盃盤連落，擺上一桌酒菜。老員外親自給老道斟酒，一旁相陪，閑談敘話。梁員外說：“仙長，我跟你打聽一個人，你可知道？”老道說：“哪個有名便知，無名不曉。”梁員外說：“西湖靈隱寺有一位濟公，你可知道？”老道心中一動：“我要說濟公有能為，就顯不出我來。”想罷，老道說：“員外你提的就是那西湖靈隱寺的酒醉瘋顛的濟顛僧？乃無知之輩，不足掛齒。”這句話尚未說完，就聽院中有人答話：“好雜毛老道！背地裏說人。”祇見簾攏一起，由外面來者正是濟公。老員外一見，心裏說：“這些家人們實在可恨，我叫你們陪著和尚吃酒，你們為何放他出來？這老道一見面，倘若辯起嘴來，多有不便。”

書中交代，和尚在裏面喝著酒，家人在旁邊伺候，無故的和尚站起，來到裏間屋中，把梁士元頭上的僧帽摘下來。梁士元正然坐著，又說又笑，和尚把帽子一摘下來，梁士元翻身躺下，人事不知，仍然昏迷不醒。家人說：“和尚，你為甚麼把帽子給摘下來？”和尚說：“一桌酒要或多大工夫？”家人說：“好，你拿帽子換酒喝了，也不用我們員外吩咐，再給你擺一桌，你還把帽子給我們公子戴上。”和尚說：“我不餓了，等我餓了再吃罷。”說著話，和尚往外就走。家人說：“和尚上哪去？”和尚說：“我上毛坑。”家人說：“我們帶你去。”和尚說：“不用，要有一人跟著我，我就不能出恭。”家人也不敢跟了。

和尚出來，就奔西跨院，剛到這院中，正趕上老道跟員外說酒醉瘋顛的濟顛乃無知之輩，何足掛齒，被和尚聽見。和尚這纔說：“好雜毛老道膽大！背地罵人。”一掀簾子，口中說：“好雜毛老道！”張妙興剛要答言，濟公一抬頭說：“呦，這屋裏有個老道，你可別挑眼，我沒罵你，我罵那個老道呢。”梁員外趕緊站起來說：“聖僧請坐，仙長請坐，我給你們二位引見引見。”濟公說：“員外不用給我們認識。”說著話和尚坐下了。家人給添了一份盃筷，和尚斟酒就喝，老道見和尚濫樓不堪，坐下就吃，這纔問道：“和尚，你是哪廟裏的？”濟公喝了一盃酒，把眼睛一翻說：“你要問我，就是那西湖靈隱寺酒醉瘋顛無知之輩，不足掛齒的濟顛。”老道一聽，有些個心中不悅。和尚說：“張道爺貴姓呢？”老道說：“和尚你這是成心，你知道我姓張，你又問我貴姓。”和尚說：“我跟你打聽一個人，你可認得？”老道說：“哪個？”和尚說：“我有個徒孫叫華清風你可認識？”老道一聽，氣往上撞：“他說我師父是他徒孫，待我結果他的性命。”想罷說：“和尚，你滿嘴胡說，待我山人結果於你！”老道當時手中格決，口內唸咒，要跟濟公鬥法。

正是強中更有強中手，能人背後有能人。

不知僧道二人鬥法，勝負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